

05276

胜利的微笑

譯者 洪·著 基明



行發店書華光

我確實在這個村子里住了一宿，並且在早晨就走了，這裏絲毫沒有使人懷疑之處的。德國兵在街上走過，我閃在一旁，給他們讓路，可是他們連看也沒有看我一眼。今年冬天，有成百的老娘們小夥子和老頭兒都這樣揹着袋子在大小村莊中穿梭似的來回逛着。

然而，在村邊迎着我那個傢伙，他在街道盡頭那樣的站着，就似乎是在監視着我一樣，他穿着一身很整齊的黑色短襖，戴着羊羔皮的帽子，他的身材短小，看來似乎年青，或者實際上他真的還年青。我宛如穿過荆棘叢一般，在他的芒刺的懷疑視線之下，走了過去，我想——他要叫住我，可是，他對我甚至連一聲也未響，這個帶着小夥子的東西，真鬼子……

我出了村子，沿着大路走過小丘後邊，便轉上往樹林去的小道。爲什麼要到樹林中

去呢？就是因為穿過樹林到另一個小村莊去近一些，再沒有別的了。不，也許還不止此，在林邊上那棵松樹後面，我迎見了一個小夥子，他頭上戴着帶耳皮帽，背上揹的袋子也和我的一樣，一個平凡的小夥子，比我大一歲，再不會多，只是肩膀寬些，眉毛很濃，幾乎在鼻樑上連結起來了，性子很執拗。

我們抽了烟，而且瞎扯了共總不過幾句；以後，我就走了，而那個小夥子仍然留在
那里。

我已經走上小道，那時在背後响了一槍，隨着第二槍，第三槍，……再往後就是自動槍的排槍，以後又或遠或近的傳來了一些槍聲。可是，我連一步也沒有停止過，因為德國人開槍，本來是家常便飯呀！不拘怎樣，干我什麼事呀？我往樹林里走，越來越遠，樅樹已經擋住槍聲，聽不見了。我沿林中小道走着，因為穿過樹林到小村莊去近一些。

再沒有什麼了，可是，在樹林出口地方，把我捉住了。用汽車把我由另一條路載往沙甸村——我在那里住過一夜，押解的人很多，五個德國自動槍兵。

顯然的，德國人誤把我當作一個什麼了不起的脚色。實在，我不過是一個小孩子罷

了！我有波爾達瓦城德軍警備司令部的通行證，我是拿東西去換糧食的，我可以三下五除二的證明我沒有什麼罪。然而，這終究還是十分糟糕的事，因為押解的是五個人，而且他們都把你看成虎狼一般。

在警備司令部中洋溢着香水味。脚在地毯上走着毫無聲响，——這是毛織的，鮮艷的，我們烏克蘭的地毯——這不知是那個女郎親手織成的嫁粧。只是，此刻我的心神來不及去管地毯。在房中的這些人，軍官、兵士、蓄着小鬍子的人（不知他是這裏的什麼人——鄉長、村長、警察？）都這樣的盯着我，好像要用眼睛把我射殺一般，只是用眼睛唬嚇不住我。小鬍子向軍官點了點頭並跑到我背後，不知什麼使得他很滿意，他在那里，我的背上，找到了什麼，好像找出了囚犯背上的烙印或者號碼那樣。

頗長的青年軍官懶洋洋的離開煖爐——他在那里取暖——走到辦公桌前。

——你的姓名叫什麼？

舒穆珂、瓦爾加、華林清、格里果列維奇。

——多大歲數？

——滿了十五歲，進十六歲了，但是，為豫防萬一起見，我瞞了一歲，——軍官不

相信，皺了一下眉頭，也許，看來我要大一些，我聳了聳肩。——是個孤兒。

——你是喀贊斯加亞的嗎？……

我回頭望了一眼，這是小夥子說的。

——不是。——我說——我是從波爾達瓦來的。

實在，我是從波爾達瓦來的，我表現得這樣自然，連那個傢伙也受不了了，並把他蜂蟄般的眼睛移開了。

——索庫倫科先生，且慢點！——軍官用眼盯住我，宛似兩根看不見的棍子一樣，

——你在樹林里幹什麼來？

我說出了一切經過，怎樣過的夜，怎樣出的村子，怎樣在樹林中遇見那個不相識的小夥子，怎樣一個人走開了。軍官注視着我，並沒有聽。似乎，他在想着完全另外一件事，眼睛冷冰冰的，聰明的，俄國話說得很好。

——你們說了些什麼？

——同誰呀？

——同那不相識的小夥子。

只是抽了烟和談到了天氣。

談的天氣嗎？再沒有別的了嗎？

再沒有別的了。

是誰在我背後哼了一聲，並不耐的扭動了自己的身子，軍官打手勢叫他安靜一點，並且精神振作起來了，他把我渾身上下審視了一遍，好像對這審視滿意似的微笑了。

再也想不起什麼來了嗎？

似乎再沒有什麼了。

好罷，你聽着，我告訴你，這一切都是怎樣經過的。

於是，軍官開始述說，他所說的，簡直使我目瞪口呆，原來是，我早就知道那個小夥子，是的，是的，可能我和他還是竹馬之交，我們倆都是遊擊隊的戰士，我們是被派來作破壞工作的。爲了這一目的，我們埋藏着地雷，這樣小小的，秘密類型的一種玩意兒（軍官狡猾的向我擠了擠眼）它能炸毀火車，我們把它放在麵粉袋中輪番的擱過，輪着該擱地雷那個人，爲的避免冒險起見，不在村莊中過夜，發給我們倆人共用的手槍，就帶在這人身邊，今天輪着那個小夥子擱，所以他在乾草垛里過的夜。是啊，是

啊，在乾草垛中，索庫倫科先生今早上看見了他，我也讓索庫倫科先生看見了。我們知道，被看出來了，並很擔心追蹤，因此，小夥子（他是組長）命令我拿着裝地雷的袋子潛入樹林深處去，他自己帶着手槍留在樹林邊上，以便在被追趕的時候阻止住德國兵。我聽見槍聲之後，必須把地雷藏在樹林中，這個我已經辦了。

在說到末尾的時候，軍官完全快活起來了，他從桌子後邊走了過來，拍了拍我的肩頭。

你看，我們全都知道，——他同索庫倫科先生互遞了一個眼色。那個傢伙也微笑了，只是他的牙齒已經腐黑了，因此，他總是時刻隱藏着這些牙齒。

——喂，你爲何不開口呀？

軍官的眼睛撫愛的，可是已經帶有警戒的注視着我，我有什麼可說的呢？我只能由肺中呼着空氣，出氣長而帶有聲響，有如吹口哨一般。

簡直像在書中一樣，很有條有理。可是，在這里與我毫不相干，——我說。

我到處走動，是爲的換東西……

够了——軍官打斷了我的話，他的臉色變得兇惡可怕起來。——小東西，你別

再裝傻了，你的同志已完全招了，什麼都供出來了，你幹嗎還想抵賴呀？

哎嘿，同志招認了嗎？不，司令官，這沒有用處，我不上這個圈套，簡直使我生氣：因為他顯然把我完全當作一個蠢蟲。

他胡扯，我說——你的這個小傢伙，——我覺得血在我的臉上奔流。

我叫他和你當面對堂，——軍官嚇唬我說。

叫他來吧，我要撕爛他的嘴，——我真氣急了。

軍官略微思索了一下，然後用完全另外一種口氣說道：

唉，好吧，放下你的同志不提他了吧，他的戲已經唱完了，可是，你有別的證物呀，這是千真萬確的，——司令官說得稍稍慢一點了，他目不轉睛的看着我的眼睛。

你背上的袋子是你自己的嗎？

我自己的。

索庫倫科先生，你記得很清楚嗎，他走出村子時揹的是什麼樣的袋子？

記得很清楚，是用帶藍道的白粗布縫成的。

把袋子卸下來！

我卸下了。

——藍道在那里呀？

藍道不見了。

——爲什麼藍道跑到你那個同志的袋子上面去了呢？

——他壓根兒不是我的同志。

——這不關緊要，可是藍道爲什麼跑到他的袋子上去了呢？

軍官在桌子後邊拿出一條裝麵粉的袋子來，它和我的一模一樣，只是帶着藍道，並且在上面有一些什麼紅色斑點，這些斑點不是好東西，『是血呀！』——我這樣想。

——哼，這下看你還有什麼說的呀？

真的，我能說什麼呀？弄成了一團糟。這是毫無可疑的。

——我的袋子是我揹着的這一條，——我堅定的說。

——唉，這未免太孩子氣了，——軍官寬大的微笑了，——早晨有過藍道，未必現在就褪色了嗎？我們本可以不必同你談說的，可是，我們必須知道，你把地雷藏在那里了，我們願意同你把這一切善說善了。

軍官扭過頭，他的臉色顯得沉悶，好像他絲毫也未生我的氣，因為我是游擊隊員（他是這樣想法），要去炸毀德國人的火車。他的不痛快，只不過因為，當一切都弄明了的時候，我還在抵賴。

——可是，什麼地雷我也沒有過呀，什麼游擊隊員我也不知道，我是過路的……但是軍官岔斷了我的話頭，說道：

我聽說過了，你到過那里，我們不是在這里玩「捉迷藏」的遊戲，或者是你供出，地雷藏在什麼地方，那時我——這是德國軍官說的話，——就留你一條活命，或者……

軍官沒有說出在這個「或者」之後是什麼，但是，就這樣也是全都明白的，我央告他說：

——可是，難道我能用雪捏成這樣一個地雷嗎？

軍官用一種什麼新的眼光，從腳到頭把我審視了一遍，真好像他是剛才看見我那樣。

——你，我看，比我所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喂，有什麼說的呀，既然不識抬舉，那

就請你嚐嚐苦頭吧……

軍官知道俄國的諺語，他向上等兵打了一個手勢。

上等兵是一個青年，個子不高，很像體育家，在他那發光而混濁的眼睛中有一種什麼東西停留着並且凝聚住了。上等兵穿過房間中心直向我走來，我明白了：他現在要打我，並用一隻手蓋住臉，可是這個「體育家」並不是枉自佩着上等兵的袖章；他只是用左手在我的眼前一幌，並用右手打了我的肚子。

直到後來我才明白過來，這一切是怎樣經過的，當時，我立刻就不省人事了，我坐在地板上，並且在房間中對於我簡直沒有空氣了，四週的人在來往走着，交談着，呼吸着，而我却張着嘴坐在那里，連一小口空氣也不能吸入自己肺部去，及到很困難的頭一口氣進入我的胸膛，那時我才覺得疼痛，這種疼法，是我從前連想都沒有想到過的，似乎，我吞下了一把燒熱了的熨斗，它現在躺在我的胃中，沉重的和火熱的。

上等兵已站在對面牆跟前，悠閒的把腳攤開，並關心的摩擦着右手頸。

——喂，打得怎樣？——軍官問道，——再來這樣兩手，你就會要咯血的。

我並沒有打算反駁司令官老爺的話，對這點，我是與他完全同意的。

——嘿，別裝傻了，告訴我，地雷在那里，——軍官帶着調和的態度說。

任什麼也不能改變這個德國人的信念，無論起誓，無論證據，無論理由，沒有什麼能够打救我，他想起我，就想到地雷。絞架的繩子已套在我的脖子上了，我感覺到了這條毛茸茸的繩子，並哭起來了，我從小就好哭，在這裡，我哭開了，我小聲的哭，盡力抑制自己，司令官走近我，並撫愛的說道：

——幹嗎哭呀，你說出來，那個東西藏在什麼地方，我們就放你。

這時，我禁不住號啕大哭起來。

我哭了不少，軍官知道我們的諺語，要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淚，那麼柏林是更不會的了……我住了哭聲，揩乾了眼淚。

——這多好呀，雨過天青，——司令官笑起來了，往索庫倫科那邊看望了望。

——坐下說吧！

我默不作聲。

——怎麼的？

——我絲毫也不知道。

——你爲什麼哭了呢？

——因爲你無論怎樣也不相信我……

靜寂開始了，我們對面的站着，我聽見了軍官怎樣的喘着氣，他已失去了自制的能力。他兇惡的着我的眼睛，我拿短促的眼光去回答他。

——你許可我嗎？

這是索庫倫科先生說的，他咬緊嘴唇走近我，他是小小的個子，比我略高一點。

——你這個波爾什維克狗崽子，看慣了電影，相當英雄嗎？說不說？剝掉你的皮，連舌頭一起拔出來，游擊隊蟲多！——他給了我幾個熱辣辣的耳光子。

這時，房間中又走進了一個德國人，他是帶來鼻樑眼鏡，肚子圓鼓鼓的腫脹的中年軍官，門邊的兵士忙挺直了腰，上等兵行了舉手禮。

——索庫倫科先生，這是我的新幫辦，你同他認識一下罷。

司令官幫辦把帶着手套的手伸給了他，索庫倫科連忙的和小心地握了他的手，以後，司令官開始向他的幫辦述說，他所說的是關於我的事情，德國人聽着，看着我，頭上出了汗，揩拭了夾鼻樑眼鏡，重又開始聽着，我看出：不管他如何整理自己的皮帶，

而皮帶總是從他圓鼓鼓的肚子上滑了下去，肚子與皮帶彼此間好像是在互相仇視一般，我猜對了：這位老爹爹，他是最近才當軍人的。

——司令官對上等兵說了些什麼，上等兵跑出去了。

——現在我把他們兩個都給我的幫辦看一看，——司令官說。

帶進來了一個小夥子，若不是帶耳皮帽，我簡直認不出是他，倘若這樣的打，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你認得他嗎？

小夥子把腫了的黑臉轉向我，用一隻眼睛看了一下。

——不認得……

——好好的看一下！

小夥子再一次看了看我。

——好像是遇見過。

——遇見過！……你變成這樣健忘的了嗎？

小夥子沉默着，他站着，兩隻腳擺得開開的，好像怕跌倒一樣，他似乎對一切都滿

不在乎。

軍官轉向我。

——瞧吧，過兩個鐘頭，我們就要絞死他的，若是你不告訴我們，那我們也要把你絞死的，可是，你會告訴我們，你笑什麼呀？

我顫慄了一下，我也並未打算笑呀，但是軍官並未看着我，而是在看着那個小夥子，真的呀，在小夥子的臉上，在打破了的腫脹起來的嘴唇上，浮起了可怕的微笑。

——這個黃毛鬍子，若是他多少知道一點什麼的話，那他早就已經說出來了，——小夥子說了這話之後，以無限卑鄙的神情看着我，並把勝利的臉轉向司令官。——他會要自首，馬上就叛變，痛哭起來，乳臭未乾的傢伙！——小夥子又望着我，——上尉老爺，絞死他吧，我和他一對，吊在那里擺來擺去，更快活一些。

他笑起來了，這個小傢伙，他嘲笑我，嘲笑司令官，嘲笑死亡……像這樣狂妄的人，我大約還沒有看見過。

——別聽他的，他的戲已經唱完了，他打死了兩個德國兵，並且還有……只有兩個嗎，上尉先生？

——你嫌少嗎？

軍官的臉色蒼白了，他從桌子旁邊走了過來，一邊走一邊解着手槍套的扣子。

——你說：兩個你嫌少嗎？

上等兵向着軍官匆忙的說了一句什麼，並用手指着地毯，我明白了：軍官會要忍住手，並且不會開槍打這個小夥子，因為血會弄髒地毯的。

司令官差不多緊靠着這個小夥子站着。

——這就是說，很少嗎？

——少一點，——小夥子回答道，他往旁邊什麼地方看看。

——那嗎要多少呢？你打算要打死多少德國兵呢？

——那怕就是三個也行！——小夥子想了一想，——那怕就是三個

在這時，忽然發生了一件使我連頭腦都摸不着的事情。因為這事發生得異常迅速，似乎是，軍官舉起了手要打，忽然我看見，小夥子的兩腳在空中來回搖幌着，他懸在軍官的腦前，幾個德國人着慌了，都奔向司令官那里去救他，可是司令官左右的轉動，努力要把自己身上的重擔擺脫掉。拿着大槍的兵士失了手，他的刺刀戳穿了小夥子的褲

子，刺進了軍官的大腿，大家向兵士罵開了，司令官幫辦的臉上淌着汗，手槍在手中幌着，他簡直驚魂不定起來。

突然間，所有的人都離開司令官向後倒退，司令官手中握着手槍，他從解開扣子的槍套中把它拔了出來，軍官疼得受不了了，他緊閉兩眼，只有這支手槍的黑黑的盲目無所見的眼睛才在室中來回打轉，每秒鐘都有可能發射。索庫倫科先生用背緊貼着牆，他打算一步跳到門口去，可是，正在這一剎那間槍聲響了，索庫倫科應聲在牆邊坐了下去，他簡直連呼喊一聲都沒有來得及。

甦醒過來的土等兵，從司令官幫辦手中奪過手槍，把手伸入小夥子與軍官之間，從下往上朝着小夥子的肚子開了一槍，小夥子的手鬆開了，失去平衡的司令官同着自己的重荷一起倒在地毯上。

我看見，小夥子好像狼困子一樣用牙齒緊咬着軍官的脖嚨。

用刺刀勾開了牙齒，小夥子已經死了，司令官在抽着氣，索庫倫科先生在牆邊坐着，腦袋垂在側面，上等兵大發雷霆，他讓我面向門站着，然後這樣重重的踢了我一脚，我馬上就滾到司令部院中去了，崗兵把我押到了拘囚所去。我在那里坐了兩個鐘